

刘晓庆扮嫩史是部女性忤逆史

摘要|她是一个自发的女权主义者，她有一套属于自己的“刘晓庆主义”，这套主义的核心，就是不屈服。她既务实又忤逆、既深谙世道又不轻易买账，只要体内的电池还没用完，就使劲折腾。她的扮嫩史，其实是一个女性的忤逆史。



刚刚过完60岁生日的刘晓庆，推出她的第三本自传《人生不怕从头再来》，不论庆祝生日，还是发布新书，她照例贴出自己的最新照片，回复里也照例有人斥骂她“扮嫩”。但吊诡的是，刘晓庆主演的电视剧《我有一个梦》刚刚播完，那部剧里，她还是扮演十八岁少女。显然，对她的扮嫩，人们又爱又恨，又厌恶又需要。

刘晓庆的职业扮嫩生涯，是从1995年的电视剧《武则天》开始的。这部戏里，把武则天从15岁演到80岁，化妆和表演难度都很大，于是剧组在全国海选化妆师。在影视行业默默奋斗了已经十年的毛戈平参选，凭借不凡的化妆术被刘晓庆看中。她说，所有化妆师里，毛戈平对她的改变最大，还对毛戈平说：“将来你会功成名就，财源滚滚。”

《武则天》播出，引起轰动，但与这部戏有关的话题都集中在了刘晓庆的扮相上。我还记得办公室的女同事们聚在一起，一个劲儿讨论毛戈平化妆术的神奇。没多久，毛戈平出了书和光碟，女同事们几乎人手一册。果然，像刘晓庆说的那样，毛戈平名利双收。

从此毛戈平也成了刘晓庆的御

用化妆师，她后来所有的银幕形象，都出自毛戈平手，包括2011年的《武则天秘史》。毛戈平非常呵护刘晓庆，别人嘲笑刘晓庆扮嫩，毛戈平多次出面解释：“她的瓜子脸本就适合少女妆容。”2013年，刘晓庆和王晓玉结婚，还是毛戈平画的新娘妆。次日，毛戈平在一个活动上说：“刘晓庆是特殊体质，化了这么多女明星，只有她一个人一下就可以年轻几十岁。”

人活世上，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独门武器，每个人也都需要一个支点，用来撬起自己的人生。对于刘晓庆来说，能够扮嫩的“特殊体质”，成了她以后人生的武器和支点，制作方需要她扮嫩，因为有噱头，观众也喜欢看她扮嫩，因为好奇。《徐悲鸿》里，她扮演19岁的蒋碧微，《隋唐英雄3》里，她扮演16岁的阿史那燕，还被小自己20岁的郑国霖唤作“丫头”。

有人拿刘晓庆和林青霞等女明星做比较，批评她不肯像林青霞一样“优雅地老去”，反而可着劲地折腾。不过，优雅老去的前提，其实是退出银幕。稍微上点年纪的女性，如果还想在银幕上有所作为，多半得扮演婆

婆妈妈。然而，刘晓庆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扮嫩，即便扮演中年女性，也多半是太后女皇，或者商场女强人。这和她一贯的人生态度相吻合：不屈就。

刘晓庆是一个自发的女权主义者，她有一套属于自己的“刘晓庆主义”，这套主义的核心，就是不屈服。她既务实又忤逆、既深谙世道又不轻易买账，只要体内的电池还没用完，就使劲折腾。她的扮嫩史，其实是一个女性的忤逆史：你让我岁月静好地退出，我偏不；你给我规定一套中老年妇女应有的样子，我偏不。我之所以喜欢李宇春，也是因为这种不屈就：你规定我穿裙子，我偏不；你给我指出一条通往女性偶像的康庄大道，我偏不。

也许就是这种个性，才让人们对刘晓庆又爱又恨吧。让她在60岁的时候，还能矗立在我们面前，绕也绕不过去。所以，席慕容在诗里说：“我逐渐了解/生命里有那个不悔的主题/仿佛是一种强烈的个性才能引人堕落或者超升”。挺住意味一切，个性意味一切，挺住个性意味一切的一切。

(韩松落)

●小说连载

曾少年

(8)

文/九夜茴

秦川、秦茜都不是好孩子？

秦川从小就那样，他总有自己的一套，大人说这叫有主意。

他对上学的厌恶很快就付诸行动，一年级他不认真听讲，二年级他搞小动作，到了三年级，他就逃课了。

那天英语课老师正在兴致勃勃地教我们唱ABCDEF字母歌，唱着唱着秦川突然大声说：“噢，这不是星星歌吗？”说着他就独自唱起来：“ABCDEF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HIJKLMN，漫天都是小星星……”全班同学都被他逗笑了，和他一起大合唱，英语老师气得把他轰了出去，然后几堂课他就都不见了踪影，我们班主任李老师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在学校院子里的小圆槐下面用冰棍棍挖蚯蚓玩。

“秦川！你起立！”面对只是抬头看了她一眼，依然无动于衷的秦川，李老师叉着腰生气地喊。

蚯蚓已经爬上冰棍棍了，秦川不舍得放手，犹豫地看了看李老师说：“待会儿。”

李老师从没被这么忤逆过，足足愣了半分钟才反应过来，她气冲冲地一把拎起秦川：“有你这样跟老师说话的吗？你站好了！”

秦川幽幽叹了口气，他把蚯蚓举到李老师面前：“给你一根还不行吗！”

这条只剩半截身体的蚯蚓彻底引爆了李老师的小宇宙，她把秦川拉回教室，当成错误典型一通批评教育，我至今仍记得她用了很长很长的排比句：秦川是个不折不扣的坏孩子，因为他不听老师的话不学好，所以他长大后也许会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人。

全班同学都被李老师的慷慨激昂的发言震慑住了，他们坚信秦川不会是个好人了。坐在我身旁的班长使劲喘着粗气，要不是必须手背坐好，我甚至怀疑她会冲上去跟着老师一起痛斥秦川。尽管我笃定秦川很可恶，但却没觉得他应该被这么多人痛恨，何况他只不过邀请老师一起玩蚯蚓而已。

这次算是把李老师气着了，光在课堂上的批评教育是不够的，她决定把对秦川的批评教育贯彻到家庭里面去。李老师知道秦川的姐姐秦茜也在这里上学，也知道我和他们住一个院，就让我去把秦茜叫来。可我去四年级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她，连小

船哥都没见着。没办法我只能先回老师办公室汇报，推开门才发现，不用找了，秦茜、秦川、小船哥全都在办公室里站着。但是，秦茜不是为秦川来的，她抄小船哥的作业，被她们班主任发现了，也正挨批呢。

于是李老师又多了一个新判定，秦茜也不是好孩子，她肯定拯救不了她弟弟了。最终这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我和小船哥的头上，李老师派我们去他家告状。

我们四个人神色凝重地一起从学校出来，秦茜尴尬地咳嗽了两声：“小船……”

小船哥没等她开口，就打断她说：“下次你别赶在上课之前抄作业了，晚上咱们一块做作业吧！”

“行，行呀！”秦茜一下子欢欣鼓舞起来，她知道小船哥是不会把今天的事告诉姚阿姨了。

其实我本来想借机参秦川一本的，但是小船哥都表示了态，我也不能太不仗义。可看着秦川那样子，我实在牙根痒痒，不由得拉住他，“喂，你给我买根冰棍去。”

“啊？”秦川纳闷地看着我。“买冰棍我就不说！”“谢谢，你讹我是吧？”秦川揪住我的小黄帽。

“乔乔想吃冰棍，你给她买一根去呗。”秦茜打掉秦川的手。

“哼。”秦川不甘心地放开挤眉弄眼的我，“只买冰棍啊！”

“我要吃紫雪糕！”我大声说。“你……”秦川眼睛又竖起来。

秦茜喊住他：“我也要紫雪糕，小船你吃吗？”

小船哥摇了摇头，“我不要”。

“那买三根，你快去吧！赶紧的，回来咱们玩踢毽。”秦茜支使秦川。

“哦。”秦川不情不愿地往小卖部走去。“你们去玩吧，我不去了。”小船哥颠了颠肩膀上的书包，一个人从胡同小口走了出去，那不是回家的路，不通往学校也不通往将军爷爷家。

他到底要去哪儿呢？我疑惑地看着他的背影，怎么也想不出来。

下期关注：辛原养的鸽子，是我们这片最好的

●纪实连载

老洋人张庆

(18)

文/潘运明

大杆抢掠第一个村寨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张庆勒住马缰，手搭凉棚向前观望着问道。

“先头杆子已过伊川鸣皋镇多时了，前面的这个村寨围子叫张村，不足百户人家。”

“咱走咱的路，他守他的寨，咋能发生纠纷哩？”

“天气太热，前队弟兄从寨下经过时，有两个兵士渴得不行，想进寨寻口水喝，遭到守寨的拒绝，言语不和引起对骂。”

“人家是怕咱们进寨骚扰，这枪声是从何而来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快，再去探知报来！”

探马应了一声飞马而去。

在鸣皋镇西北五里的地方，有一个土地肥沃，自然条件优越的村子——张村。村寨紧靠潼关至界首的黄古古道，虽然寨子不大，多年来村人都把修寨作为一项长期工程，逐渐打高大坚实的土寨，村里的几位猎手也都是闻名一方的神枪手，因而附近刀客杆子对此寨总是敬而远之。

恰恰在河南自治军的中队里，有一位新加入的伊川县穆店村人，名叫周二孩，早几年他曾与张村宁老八家的女儿订婚。宁姓在张村是个名门望族，订婚后，宁家人打听到周二孩好吃懒做，不务正业，遂提出退婚。

周二孩百思不得其解，弄不清退婚的缘故，当他带着礼物再次去到张村，想解释一番时，看到的却是宁家门前的花轿香车，原来姑娘已转嫁鸣皋镇，那天正是大喜的日子。周二孩一气之下冲到宁家论理，被宁家人痛打一顿赶出张村，他狼狽地回到家后越想越气，发誓要报此仇，上山入杆，干起了刀客营生。

自治军前队人马行进到张村时，晨曦朦胧，薄雾缭绕，队伍拐个弯绕着南寨门外的官道向西拉去，守寨村民发现有队伍路过，怕出意外，敲响大钟，登寨守御，但看到长长的队伍一路西行，并无攻寨意图，也就在寨上严密注视，互不侵犯。

周二孩所在的一杆人扯扯拉拉路过寨外时，已是中午时分，几个饥渴难耐的兵士想进寨借碗茶水，站在寨下喊了好一

阵子，都让守寨人拒绝了。寨上寨下对骂起来，杆众们越聚越多，周二孩借机报复的心思又被挑逗起来，他见眼下人多势众，认为机不可失。

凭借对寨子四周环境的熟悉，周二孩与另一位要好的兵士相约，两人悄悄离队，偷偷摸到村西北角寨墙低矮处，见四下无人，攀缘树枝登上寨墙。

两人的脚刚在寨墙上站稳，就听到有人大喊：“土匪进寨了！”

接着，冲过来十多个人，不由分说就将二人推下寨来，与周二孩相好的兵士摔下寨壕当场毙命，周二孩藏了脚脖子，衣服也被挂烂。他滚爬着又回到原来的地方，把前后经过告知杆众们，大家一听恼羞成怒，盘下队伍，着手组织攻寨。

张庆飞马来张村寨下时，攻守双方已由对骂变成热战。他看到张村寨虽然坚固厚实，但所使用的土炮、红缨枪、铡刀、砍刀，却难以与自治军所用枪炮相比，仅从枪声里即可判断出寨子有几杆猎枪，但并没有发挥多大的威力，守寨人顽强力抵，但因指挥失当，还是出现不少漏洞。

张得胜在寨子察看一遍后对张庆说：“此弹丸小寨何须动用大哥宰牛之力，看小弟的。”说完，带着一帮弟兄径直冲向寨门，在强攻硬打中，寨首突然中弹阵亡，指挥陷于瘫痪状态。

张得胜急命杆众抱来柴草，堆放在寨门下，一把火点燃起来。霎时，烟雾弥漫，大火冲天，杆众们欢呼雀跃，狂叫不止。

寨上人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东寨以为西寨门破了，北寨以为南寨门破了，无人再战，收拾家伙退下寨去。

眨眼间，寨门化为灰烬，张庆、张得胜率众杀入寨内，抢劫杀戮同时进行……

就这样，张村寨被血洗一遍，在这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寨里，有的全家被杀绝，有的仅留一个活口，多数人家财物被抢劫一空。

张村寨成为老洋人张庆率队西征后沿途抢掠的第一个村寨，那么第二个村寨是如何破的呢？

下期关注：攻打余寨寨